

张石山 (著)

攻城



—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 —
BUGUNIAO

一位父亲的史诗 一座中国人的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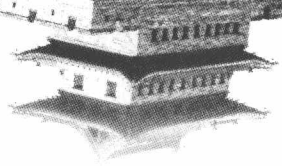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六子在入市儿上逛荡的时候，一眼扫见了判官。那主儿斜披一件夹袄，腆着战鼓似的大肚，正迤迤歪歪斜斜朝入市儿走来。六子忙指给大宋子和二楞头看，三个人就一齐在马路牙子上立了，伸长脖子龇了牙笑，迎神似的恭候判官来认他们。伙计们到太原府来找营生卖苦水，无头苍蝇乱扑，竟扑见了本村的熟人。



NLIC2970903906



攻城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
BUGUNIAO

张石山(著)



NLIC2970903906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攻城 / 张石山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78-3885-6

I. ①攻…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3507 号

书 名 攻城 GONGCHENG

著 者 张石山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30 1/16

字 数 205 千字

印 张 12.25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885-6

定 价 26.00 元

前言

因 缘 ■

《攻城》是笔者以自己的父亲为人物原型、以他的传奇经历为故事主干，辅之以适恰的虚构，创写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经历传奇，儿子恰好会写小说，冥冥之中有一点因缘在。

我的父亲，不惟性格独特，他的个人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在展读这部小说之前，请读者诸君容我稍作分说。

苦 力 ■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样的概念离我们渐行渐远。我父亲干了一辈子搬运工，扛麻袋、拉大车。民间话语，说白了，那叫苦力。费点笔墨言说，老人家一辈子受的是牛马苦。父亲始终凭劳动吃饭，他的儿子，为他的身份自豪，但决不虚美。

打工族 ■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人多地少，小小就出门卖苦力。十四岁，给人打短工；十六岁，给地多的富户扛长工；十七岁到城市入了脚行，从此扛麻袋、干搬运。新中国成立后的搬运工，不能说受剥削，父亲说起他旧社会当苦力，也不认为是受剥削。那是一种劳资双方认可的契约行为。用自己的力气来赚钱，愿打愿挨。套用当代流行的新名词，父亲属于早年的打工族。打工赚了钱，捎回老家买房置地，也好脱贫致富改换门庭。

脚 行 ■

码头城镇，五行八作齐全。打工卖力气，干什么的都有。扛麻袋干搬运的这一行，最是考较人的筋骨力气，传统的说法称为脚行。对了，《铁道游击队》里的副队

长王强,干的就是脚行。扛麻袋,工人肩背上垫的那块布料,行话叫做“搭膊”。和《水浒传》里出现的搭膊,名堂一样,所指有异。

排子车 ■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所在单位是搬运公司排车社。搬运公司当年只有少量汽车,唯有一个汽车队,下属单位则有马车社、平车社和排车社。平车,是一个人或者一匹驴拉的那种小型人力车。排子车,三个人,一个人驾辕,另两位帮套。三个人一辆排子车,能拉多少货物?寻常都在四五吨上下。奶奶来太原,见过我父亲拉大车,老太太尽日说起来就泪眼婆娑的。我家六子做牛变马的,挣个钱不容易呀!

时代变迁,进步多有。人力黄包车,只在影视镜头里出现;排子车,在搬运行当也消失了。留下的,是我的目击记忆。

冬 学 ■

父亲只念过一季冬学。我们老家是个偏远山村,没有私塾。到冬闲时分,村人集资从外村延请一位老秀才前来教书,整个冬天,学期三个月,是为冬学。父亲老弟兄七个,家贫弟兄多,家里供不起他们人人念书。我那爷爷也有趣,自己定一个家庭政策章程出来,叫做“一三五念书,二四六受苦”。我父亲排行老六,十来岁上,得过一次副伤寒,几乎丧命,方才赢得去读一季冬学的机会。他就是抓住那唯一的机会,认了几个字。从此,自己半猜半蒙,随时请教别人,渐渐读得了评书话本;到我记事,他又学会了查字典,认字更多了,能通读《三国》《水浒》。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自有其历史功绩。

文化概念 ■

没有念过书,识字不多的人,往往自承“没有文化”。这充其量是个极其狭义的表述。不识字的老农民,他们身上传承的乡土文化传统文明之多,令人惊叹。至少在我们家,孩子们决不认为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文化。

民族文化遗产,不独在竹帛;家族文化遗产,更是与简册无干。

口述历史 ■

父亲记忆力惊人,可谓博闻强记;口才出众,话题海阔天空。他还非常善于讲故事,堪称个中高手。他能串讲整部《三国演义》,人名地名概无舛错。就说他是民间的说书人亦不过誉。

他自身的种种经历,便也寻常会片片段段给我和孩子们讲述。他天然地懂得烘托气氛、制造悬念、强调故事性。无师自通而得叙述三昧。我听得次数多了,他的经历就刻蚀在我的脑海,连缀起来,渐次完整。

当然,这属于口述历史。

沉默的大多数 ■

传统文体概念,有“说部”之目。虽冠之以“说”,其实是指小说平话等讲唱文学的文字底本之类。父亲的传奇经历,如果不能形诸文字,依然限于口述,那么他就只能归于沉默的大多数。在书籍传播的世界,他是失语者。这是太多没有书写能力的普通民众的宿命。

传 奇 ■

传奇却是不甘沉沦。仿佛它自身有一种内在诉求。

父亲十七岁入脚行,第二年就当上了大工头。后来,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被中国共产党发展为地下工作人员。在日占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代,几番被捕坐牢,受过许多酷刑。

小鬼子田中,怎样和他成了朋友?老鬼子的女儿,为什么竟然乐于帮助他?被捕受刑,审问他的是共产党的变节县委书记;营救他出狱的,恰恰是国军师长的三姨太。

如许传奇性,首先勾起了我的叙述冲动。父亲讲述的,我想通过文字,讲述给更多的人。

视 角 ■

小说中的主人公张六,身在敌占区,可以说曾经打入敌对营垒内部。作为地下工作人员,又进入过组织内部。从他所处位置出发,就形成了某种独特的视角。

生活中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三反”运动中，被诬陷贪污，打成所谓“大老虎”，开除党籍。历次运动屡屡挨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被打成“大叛徒”。被打翻在地，打入另册，成了革命对象，成了阶级敌人，父亲所处的位置，就又形成了某种体制外、最下层的视角。

这样的视角，无疑影响决定着这部小说的叙述。

意 味■

生活中的哲理、生活中的美，本来说不尽，小说创作，更忌讳外在说教。这部长篇，或许在刻画人物讲述故事的行文中传达出某种意味，那么这应该只是小说作品应该具备的一点意味。

比方，当张六作为我解放大军的登城向导打回太原城的时候，他不禁有些迷惘：自己究竟是攻进了别人家的院子，还是回到了个人的家里？

这中间有点意味，甚或是一点耐人咀嚼的意味。

历 史■

说到历史，多见高头讲章，多是宏大叙事。个性经历、家族历史，描述历史细节、深入历史细部，对于认识历史，应称不可或缺，有其无可替代的意义。

传奇的父亲，见证过历史；父亲的传奇，属于历史的见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当代的，历史也是个人的。作为主要依据个人经历来完成的这部长篇，因而具有超越“官版”历史的意义。它是历史的见证，见证之一。

小 说■

《攻城》到底还是小说。小说者，小说而已。作为唯有依赖文字叙述的文学样式，语言表达是否隽永有味、故事情节是否生动有趣，皆属题中应有。一句话，写得好看是小说创作的生命线。

一部小说出版，奉献于读者诸君面前，敝帚自珍，希望大家喜欢。

这篇前言，好比说书人开讲之前的话头楔子。

下面书归正传。

夏历癸巳年 初春

家父相属鸡(代序)

甲

祥和的羊年活跃的猴年之后,为新世纪报晓的鸡年即将叩关而至。

以生肖做文章借属相讨吉利,近年一大时髦,只是记不起蛇年时人们挖掘过什么好词儿夸奖那一条爬虫。

以血型或属相界定人的性格气质也许有相当的道理:血液的化学成分和生命开始的时间运数不会毫无意义。但把这点意义绝对化或规律化则未免孩子气。

龙生九种,种种不一。报晓金鸡、雄鸡三唱,是鸡;凤毛鸡胆、鸡鸣狗盗,还是鸡。

作为传统认可的“六畜”之一的鸡,和人类的濡沫关系由来久矣。就我的角度言,说起十二生肖中的鸡,情感上便有所动静,却是因为家父属鸡。

乙

我父亲长相几分似鸡。小头长脖颈,走道儿向外大甩臂,两条胳膊活像鸡翅膀。手掌不算大,指头细又长,分明两只鸡爪子。吹捧两句,像是弹钢琴的。

姥姥在世时自嘲:一个女婿“猫头鹰”,一个女婿“柳树精”。“猫头鹰”是说大姨夫,二百多斤的胖子,瞅着我家老式太师椅半晌不敢落座,生怕挤塌椅架子。“柳树精”自然是指我爹。这几年我妈离休后常看电视,“动物世界”瞧多了认识不少走兽飞禽,指着鹭鸶笑出泪花子来:看!那不是你爹!

丙

我的父母1944年成婚,说来快到“金婚”时节了。父亲年逾古稀,身体可算康健,精神不倒而性格不老。头脑依然清醒,讲话照例直爽,自我介绍很够坦诚: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我是既贪财来又怕死,偏偏实在能睡觉!

不过,我觉得他是老了。依他过人的记忆力讲及当年“过五关”许多辉煌,仍然

精确到每个细节;但午饭时连讲带喝酒播颂一遍后,晚饭连喝酒带讲又重播。孙女孙男端了饭碗走开,唯有我洗耳恭听他的老新闻。

父亲一生的传奇经历,便有如他生命的年轮,刻蚀于我的脑海,化作记忆的叶脉。

至于他的丰功伟绩,多半是曾经如何挣过大钱,就挣钱而论我看老人家也像鸡:吃一爪,刨一爪。

丁 ■

视金钱如粪土,或者锦衣玉食有若贾宝玉,温柔乡里滚打过后方才撒手遁入空门;或者便是冻死不下驴扎硬架充门面的穷酸文人。

我老子太爱钱实在是自幼家境太贫寒的缘故。

父亲老弟兄七人,祖产仅亩半地。他十四岁打短工,十六岁扛长工,十七岁到太原吃脚行扛麻包。瘦麻筋似的竟能扛得动三只麻包,到十八岁上他就在脚行北工房混成了大工头儿。

他自己解释说:咱孟县家能受,生就的骡马骨头!

父亲和老一辈伯叔们,到晚年个个都是哮喘肺气肿,年轻时都太劳碌苦累了呀!

鸡们起得早,无怪乎天刚黄昏就趴窝要上架。

戊 ■

麻将桌上调侃停口早不和牌的主儿有这么说的:起得早,不一定身体好。

我父亲耳聪目明,牙齿锋利,腿脚便捷,发茬满密而黑多白少,登高上树不亚顽童,身体的确是不错。

但他的养生之道,竟是“不养生”。

前六十年是想养生而不得。五岁抬水,六岁砍柴,糠茶菜粥;青年时代扛长工而扛麻袋,三十岁后拉排子车牛马似的苦到六十岁。

晚年退休了,却是既不戒烟又不忌酒,从来不早起,断不了还通宵打麻将,实在不曾有丝毫养生的意识。

或者说,他活得比较随意。

雁依时而至,鸡依时而啼,何尝主观刻意而正是顺应自然。有所不为即有所

为,父亲随意自然地活着倒像是精通老庄哲学。

己■

除了一辈子受牛马苦——或者说为了挣钱而出卖苦力、甚至认为劳动有助健康——之外,我父亲一辈子所受精神挫折也不少。

他1944年加入地下党,担任过总支书记兼任交通站站长。日伪及阎匪时期都因“通共嫌疑”,几番被捕入狱。灌过辣椒水,压过老虎凳。

解放太原战役中,他担任我军199师部队登城向导随大军一道攻入太原。不久,地下党员身份公开,老爷子曾长长舒了一口气:

这会儿老子可不怕住禁闭了!

不料,“三反”运动一来,他就被诬陷贪污再入囹圄。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勒令退赔,财产没收。所谓贪污巨款后来得到甄别全数归还个人,精神创伤已是刻骨铭心。

1958年,由于技术革新成果他作为全国搬运系统劳模出席了北京群英会;到1959年却又在抢运物资时砸断了腿。断腿接好依然拉大车,双腿一长一短照样当队长带头驾辕扛大件。

更不料“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我父亲偏偏又荣获搬运公司“大叛徒”封号,两住学习班,数度挨批斗。集权专制之下,控告无门。

已然受开除,又成“大叛徒”;拆房又卖基,一树要剥两层皮!

我那老爹却总是高声亮气,气势昂扬;九死一生,生当人杰。

在乡下时,我曾见过剃掉头的鸡仍然能够扑棱翅膀飞上房。祖母说:鸡狗有十八条命哩!

庚■

我父亲津津乐道的挣过大钱,主要有两回。

一回是设立交通站兼而掩护地下工作,和晋冀二分区合资经营过一个店铺“贤德盛”。投入产出过数千大洋,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都花掉了。

二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谓刘少奇号召发展资本主义那两年,他出资开办过一个裁缝铺“新华国旗店”。雇工数人,机器数台,资金数万。父亲那时刚满三十,

俨然青年企业家。运动一来,转眼间被打成“大老虎”。本来可以利国利民利己的一项事业,彻底毁灭。

有些受精卵也许会变成英武的雄鸡,多数则被吃掉或烂掉。

命运拨弄,人兮鸡兮,鸡尔人尔。

辛

老子人老心不老。

欣逢改革开放大好政策,他退休后先是买下了汽车搞运输。老家堂弟侄儿们,学到了技术,娶上了老婆,也挣到了钱。

后来,他又承包了家乡山坡荒地数百亩,集资贷款数万元种植了将近十万株木材树。与一般农民春种秋收的经营心态相比,敢于十年树木远期投资,老爷子果然还不老呢!

小公鸡说:老公鸡不打鸣,天就不亮啦?

老公鸡却依然嘶着嗓子吼,小公鸡便不易理解了。

壬

决心改换门庭,我那一辈子做牛变马的父亲可谓蓄谋久矣。我读书时整治我的手段之严酷难以一一尽述。在1992年底父子同谋将我的儿子他的孙子逼勒到大学里去了。

育木成林,育人成材,父亲能有如此晚景,幸甚至哉!

儿子临行前,老爷子借两盅酒力发布了指示三条:一要吃好,有个好身体甚也不怕;二要用功念书,买书不要怕花钱;三是先立业后成家。没有念过书而自通文字的老父亲还顺口来了一段“三国”——赵子龙攻取桂阳后向先帝明志曰:

大丈夫患不立功名,何患无妻?

母亲离情如焚,睫泪荧然,年长十岁的父亲宽解地道:

小鸡子翅膀硬了,终归要出窝呀!

我在一旁暗想,老公鸡的翅膀也不疲软呢。

癸

1993年,即将到来的夏历癸酉年,是我父亲度过六十甲子一轮回之后的又一

个本命年。

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年时光却也不过转瞬之间。

漫长的一生皆成回忆，回忆是老人们赢得的权利。

我的父亲宣称怕死，他大约已经不得不时时面对那或迟或早必将到来的叩门声了吧。

希望和祝愿也不过只是希望和祝愿而已，我仍然衷心盼他老人家天运长久。或者说，老一代替我们捐着死亡之闸，我们则延续传递着他们的生命密码。

生生不已，是太乙洪荒赋予我们的神圣天职。

那么，让我祝福父亲，祝福与父亲同庚的老者癸酉年吉利。系一条红裤带，买一只红领结。儿孙们都念过那篇课文：

公鸡公鸡好汉子，

油亮脖子金黄脚……

大红公鸡有一朵漂亮的大红冠子哩！

1992年底夏历癸酉年前夕

261		林工林景
281		陳國治新
331		木樹甲十
371		林己人美
391		林己人美

前 言	001
家父相属鸡(代序)	001

第一章 脚行	001
第二章 攻城	038
第三章 苦力	114

骑兵连长	114
侦察英雄	116
少将参议	118
黄包车夫	119
神力银二	121
硬头祁三	123
王五金财	125
小二福旺	127
抬杠大王	128
谣言公司	131

第四章 老人与树	133
小 引	133
“大老虎”	134
扶贫模范	144

退休工程	149
谁的围城	154
十年树木	162
老人与树	168
表 告	173

后 记	179
-----------	-----

第一章 脚 行

六子在人市儿上逛荡的时候，一眼扫见了判官。那主儿斜披一件夹袄，腆着战鼓似的大肚，正迤邐歪斜朝人市儿走来。六子忙指给大未子和二楞头看，三个人就一齐在马路牙子上立了，伸长脖子龇了牙笑，迎神似的恭候判官来认他们。伙计仨到太原府来找营生卖苦水，无头苍蝇乱扑，竟扑见了本村的熟人。判官早几年就离开村里到太原来闯江湖，他家里没了亲人，便也没个书信回去。有传言他被抓了兵的，有传言他在马路上沿街乞讨的。今儿看他夹袄黑整整的，肚皮圆滚滚的，想必混得不坏。

六子他们却不知道，判官染上了料面，已经成了一个料子鬼。

判官初到太原，由于没人引荐，找不到什么正经营生，日日在人市儿上招摇。搬家、刷墙、打井、挖沟，干点子零工糊口。正赶上“七七事变”，国军四下抓兵，他还真个当过几个月大兵。记得是热天时候，判官和几个打临时的给南郊一家财主打井。歇晌抽烟的当儿，大路上斜刺里走来两个当兵的。还以为是问路的，当兵的却凶凶地喝问：

“干什么的？”

打井的立即回答：

“给人家打井的。”

“国难当头，打个什么井？”

判官多嘴说：

“水井。”

“叭！”火辣辣就挨了一耳光。

赏过耳光，当兵的说：

“走！都跟我们走！”

几个打井的就乖乖地跟人家走。走进兵营，不由分说撕去衣裤，一人换一套军装，连长训话说：

“从此，大家就都是国军弟兄了。当兵吃粮，吃粮当兵。好好干吧！”

吃了几个月军粮，判官终究不安心，纠合当初几个打井的逃跑。两个人翻出营墙，两个人还在墙里，就让发觉了。禁闭了一宿，第二天处置逃兵。连长说：

“要是打仗，统统枪毙！现时嘛，一人四十军棍！”

这打军棍却有讲究。下手轻而听着重，这是一招好活儿；打得慢而数得急，另是一招好活儿。判官平生吃过这么一回痛揍，一辈子记得清楚。掌刑的弟兄，五军棍中总有两三棍出头，棍头儿垫地，皮肉轻省且不说，数数儿的也数得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是这样一种节奏。四十棍下来，少挨十来棍。

打过军棍，掌刑的牵了他们来叫连长验伤。连长见他几个都能行走，笑一笑，摆摆手，免验了。几个人随后脱军装，换便服，屁股都是血淋糊拉的。老兵们都夸赞掌刑的弟兄仗义，棍伤看着重，好得快。随后，弟兄们攒钱为他几个凑盘缠，三块两块的。排长五块，独独连长一人拿了二十块。连长最后赏他们一人一口料面来吸，说是抗痛，省了走出营房一瘸一拐难看。——判官竟是从此种下了吸料面的根儿。

弟兄们送他几个到营门口。连长一个个拍过他们的肩膀，说：

“你们几位都不是当兵的料，各奔前程吧！毕竟弟兄一场，送你们一句话：无论如何，可不兴给日本人做事啊！”

判官一时觉得眼眶子发热，急忙转身离去。多年之后回想，那个转身是标准的队列姿势“向后转”。

判官二次返上太原，太原已经被日本人占了。

兜里有几块现大洋撑腰，屁股上十字横斜的棍花儿也壮胆，判官在太原府大街上横着走了好几天。明园子、暗窑子，东北佬开的赌场、朝鲜二鬼子开的料子馆，直出直进——只是不沾日本人。大洋抖搂精光，判官还是判官，又立到人市儿上卖块儿。打了些时零工，行道混熟了，到底入了脚行。脚行每日扛大个儿，一刀一枪亮

真招儿，判官却吃不下那苦来。亏是领班的大头儿见识过他的屁股，觉得此人有点来头，不好轻易辞退他，临了委他一个招工的跑腿儿，每日到人市儿上去招工，招工一名赚洋两角，招足五名，工钱一块。伙食之外，少不得还能来两口白面儿。

这天，六子他们几个在人市儿上瞅见他的时候，判官陡然觉得脸颊上热热的，一定神也瞅见了他仨。

父亲年届七旬，总爱三番五次叙述他早年的经历。他叙述的多半是成功的事例，亦即“过五关”部分。足见任何叙述都是一种选择。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属于乐观主义者一类人。

父亲说，他后来在脚行能够立足并且十八岁就当上大工头，多亏那天碰上了判官料子鬼，要不然头一天考工就考不下来。

判官是我们本村张姓，我的祖父辈。据说，他祖父抽大烟，鬼眉怪眼的，村人送号叫“鬼架”。他父亲习沿家风，也抽，典房卖地砍坟松，形容更不如鬼，村人又送号“鬼坯”。到判官，家贫如洗，已无可典卖，吞糠咽菜的，却是虎彪彪一条汉子，他爹要卖他妈——乡下所谓卖“活人妻”——被判官一顿臭揍反锁在屋。儿子治服了鬼坯爹，村人便送号叫了“判官”。判官爷不幸后来染上了料面，令人叹惜。是环境毁灭人呢，抑或是人有自毁的因子？

也许，一切皆可归于偶然。

父亲打工找活儿，偶然撞上了判官；

判官打工，却偶然撞上了抓兵。

二

本村人见面，好生亲热。免不了互道温凉，介绍点儿家长里短。判官离家时，六子他们几个还只是半桩后生，如今竟然也到太原府来闯江湖了。判官问过年龄，六子十七，大未子和二楞头也才十九。判官就摇摇头，道：

“十七十八力不全。脚行那苦，怕你们顶不下来！”

三个人就拍胸脯，攥拳头。六子说：

“行不行，还不兴试一试？挣不了这份钱，顶多不过回去扛长工罢咧！”